

周公庙遗址甲骨坑H1发掘记

种建荣 雷兴山

一 曲折的开工

2004年3月4日，“浩善坑”的发现使得周公庙遗址考古梅开二度，再传佳讯，那是我们辛勤工作过程中一个难以忘怀的时刻。当时手捧珍宝，强按住激动的心情，仔细端详着甲骨文，仿佛感觉到三千年不过就象是从昨天到今天那样的短暂，那个湮没已久的古老王朝的灿烂文明竟与我们如此相近，又与现代文明竟是如此丝丝不断，血脉相连。

重大发现总是每每令人兴奋不已，但随之而

来的便是压在肩头沉甸甸的担子。为确保安全，王占奎队长一再强调：要严密看护发现地点，不能声张，不能让村民等外人知晓。虽然我们尽力保密，但消息还是象春风一样传遍了沿途村庄，并不停地向远方传播。文物的安全形势着实令人担忧，因为黑市上甲骨文的天价足以刺激起每一个盗掘者的贪欲，冒最大的风险去干罪恶勾当。另外，甲骨坑所处的自然环境，最易被农民整修田地时破坏。所以，尽快对甲骨坑实施抢救性发掘，以免珍贵资料遭受破坏，已成当务之急。





鉴此，我们一边紧急请示有关管理部门，一边积极准备发掘工作。这段工作没有多少“耸人听闻”的情节，倒是开工曲折经历中的一点花絮值得一叙。

从3月9日至17日，我们对甲骨所处台地进行细致的勘探，搞清了重要遗迹的分布范围，选好了发掘地点，做好了发掘前的各项准备，剩下的便是翘首以盼来日发掘。18日下午，王队长自西安返回工地，准备次日开工，无奈天公不作美，东南风大作，是夜天降大雨。王队长讲，前年他每次去陕北，每次都下雨。大家一听，赶快默默祷告，今年可别这样。淅淅沥沥的小雨持续数日，王队长只好快快而返。

23日，王队长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雷兴山一道再返工地，准备开工。无奈屋漏偏逢连阴雨，怕啥来啥。犹如前次，又是大风、天雨，开工之事只得再次延期。我们一千人回驻周原工作站苦等两日，老天依旧紧闭双眼，下个不停。种建荣与雷兴山便与王队长开玩笑地说：“王所长，您回去吧，请您一定等到我们开工后再来”。王队长只好又回西安。

说也凑巧，王队长走后不久，天气突然放晴，于是大家戏谑王占奎队长乃“神龙王”，每至必雨。更奇的是，开工之后，只要王队长来工地，肯定都有雨天。这时候，王队长每逢熟人就讲：“服了吧！”2004年春季这一带雨水特别丰沛，是多年不遇的好年景，小麦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我们与当地老乡打趣说：你们把周公庙旁的龙王像掀倒，塑成王占奎的像，保证每年风调雨顺。王队长亦为自己多年出差常遇雨而赋诗一首，后两句是：“都是昨夜疼幸腿，惹得今朝风和雨”。

3月27日上午，雷兴山和种建荣返回周公庙，带领史浩善等六名技工进驻工地，下午开始对“浩善坑”（正式发掘编号为04QZH1）地点正式发掘。

二 特定的方法

任何考古学方法只是连接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桥梁，考古发掘工作方案必须紧紧围绕学术研究目标，并针对特定发掘对象之状况来制定。

此次发掘的甲骨坑H1，暴露于庙王村西北的一条废弃灌溉水渠壁上，东西长约7.5米。该渠断面呈倒梯形，上部宽约3米多。1976年修建该渠时，破坏了甲骨坑的一部分。1986年，该渠废弃后，村民又取甲骨坑之土用以填渠，甲骨坑堆积再受破坏。仔细察看甲骨坑断面，发现该坑所含卜甲数量多、甲片小，与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所含甲骨多完整的状况不同。

我们意识到，发掘这样一座甲骨坑，决不能机械照搬过去一般灰坑的发掘方法。面对H1的保存状况，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发掘方案呢？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掘方法固然非常好，但未必适用于周公庙，至少我们不能将整座坑“打包”运回室内。周原凤雏宫殿遗址甲骨坑H11的堆积情形与周公庙有些类似，但众所周知，当时在发掘该坑之始，根本就未发现甲骨，造成了以后研究中许多不可弥补的缺憾，所以，周原遗址的做法更不能列入借鉴范围之内。更为重要的是，在以聚落形态研究为目标的考古学理念指导下，田野发掘已从过去注重分期年代及文化面貌判断为本位的做法，开始转变为更加注重考察遗迹单位堆积状况进而揭示人的行为过程为本位的发掘方法。

本次发掘不仅要抢救性地保护这批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要搞清坑内的堆积状况、形成过程及其来源，为考察特殊包含物卜甲的层位关系、出土状况及与其他包含物之关系等提取尽可能多考古的信息，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学术研究线索，进而判断H1所在遗址区的性质及在聚落中的地位等。

另外，预设的发掘方案，应便于操作，同时还应兼顾发掘期间的气候、文物安全等非理论层级的客观实际问题。这些实际问题不容忽视，它有时决定了工作方案的成败。比如，当我们大面积地

卜甲清理出来后，尚未照相、绘图，突然下雨了，我们就只有用雨布盖上。若这样，不仅极有可能使卜甲移位，而且文物的安全问题也会令人十分头疼。

思之再三，我们决定借鉴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方法，将中国传统的考古学田野发掘方法与国外context发掘理念与方法相结合，制定了H1的发掘方案。具体的做法是：

首先是布方，考虑到该遗址长期的考古工作规划与重要遗迹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采取正方向、区字形布方法，按5×5米的规格，不留北隔梁开探方3个，将重要遗迹完全包含在探方内。

其次，探方的发掘采取网状发掘法，即把每个探方分成1×1米的25个网格，每个小格各有编号。清理完表土层后，先判定遗迹现象及层位关系，然后仍按原定小格下挖（与国外有些做法不同的是，我们保留灰坑边）。清理时，或水平下挖，或按自然堆积层下挖，最终使卜甲清楚地暴露出

来。每清理出一层卜甲，均需照相、绘制比例为五分之一的卜甲位置平剖面图，每片卜甲均有编号。每一小格均绘制四壁剖面图。待发掘结束时，我们将田野绘制的图纸再按不同目的拼接整合。就H1而言，田野发掘绘图172张，现在室内整合后的图纸已有27张。

再次，为确保卜甲不被遗漏，发掘清理中，

采用不同网眼的筛子对堆积土进行筛选，最细的网眼只有0.5厘米。由于采用1×1米的网格发掘方法，所见卜甲几乎全部保留在原位，筛选出的卜甲不超过10片，且均非常碎小。

我们对发掘工具也作了改进。开始时使用手铲下挖，尽管小心翼翼，但还是损坏了几片卜甲。痛定思痛，我们放弃了手铲，因陋就简，发掘工具一律改用自制的竹子工具，之后，再没损伤过卜甲。

最后，我们在清理废弃水渠堆积时，亦采取了1×1米的网格发掘方法，对工人下达的指令是“大块挖、轻轻拍、筛两遍，细细拣”。虽然水渠内的填土只是近20年的“再生

堆积”，但我们仍然对几个剖面进行地层划分，因为在我们看来，这种“现代考古”也许对理解古代文化层有所裨益。

后来的发掘结果表明，我们此次采取的发掘方法基本上是成功的，也得到了邹衡先生等到工地考察的专家的肯定。不过应说明的是，H1发掘刚刚结束、特别是我们开始使用电子全站仪等高科技仪器时，我们已认识到H1的发掘工作和记录方法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关于新的发掘、记录理念与手段，我们以后再作介绍。



三 难忘的历程

考古生活既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也是城市与农村生活的完美结合。考古，不仅是一项严谨的科学探索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当一个考古工作者具备了足够的敬业精神，心中充满了激情，那么任何艰难困苦，也仅仅只是“快乐考古”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已。甲骨坑H1的发掘过程，是我们考古生涯中一段难忘的历程，一段快乐的考古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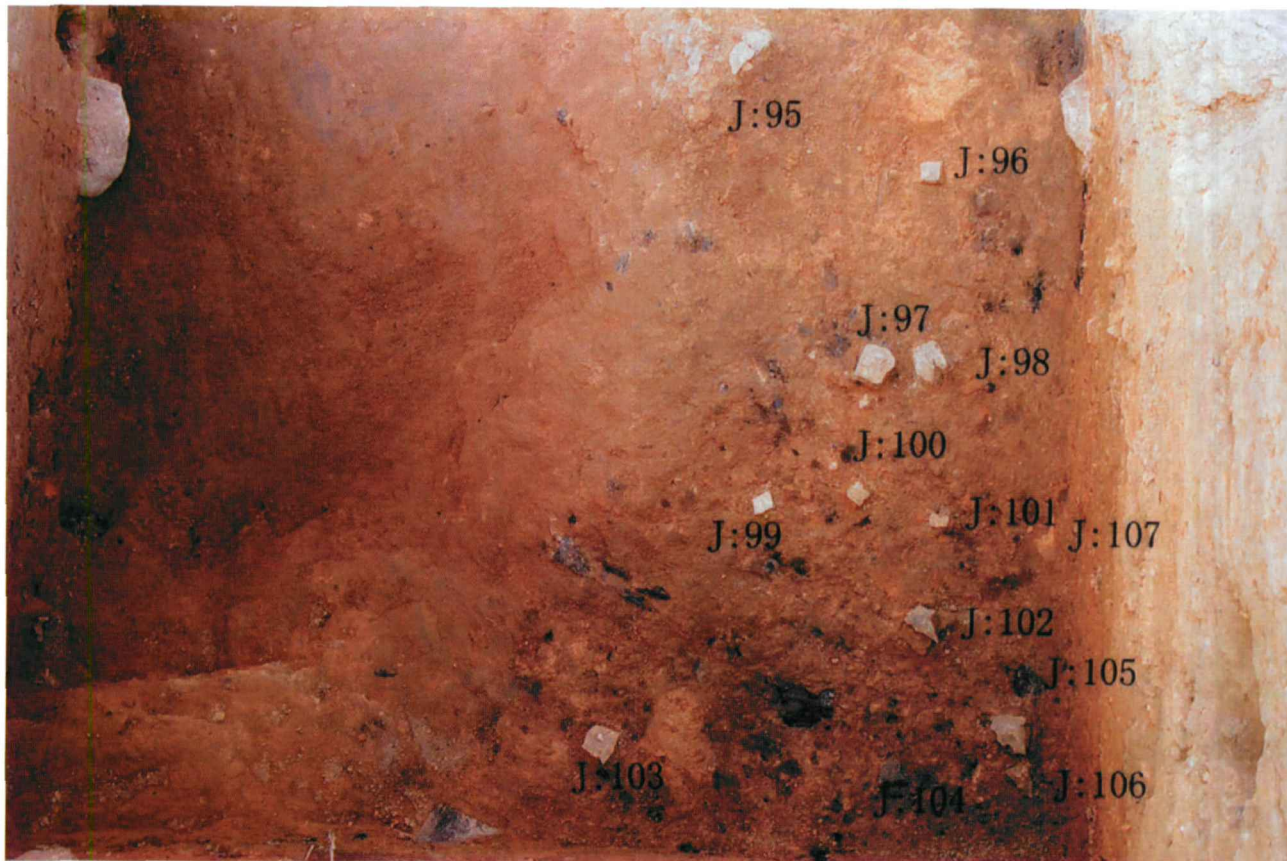
3月28日，在柔和的晨曦中，我们早早来到工地，开始清理发现卜甲处的断崖塌落土。为了将来能部分复原筛选遗物的来源位置，我们将塌落土分成若干区块，分工负责。虽然工作要求十分的细致，慢慢用手铲轻轻翻动，但每个人内心却都渴望自己首先发现珍宝。

8点30分，技工任涛在翻土中首先发现了01号卜甲，一片较大的浅黄色、不规则长方形的卜甲，他如获至宝，激动地差一点喊出声来，用有点颤抖

的手把它轻轻地拿起来，递给雷兴山。大家迅速围拢过来，都想亲眼看看这块埋藏了数千年、也许曾被不识其贵的人翻动了若干次的珍宝。这个发现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整整一个上午，大家仿佛不知疲倦，共清理出十片残损的卜甲片，可以判定3片上刻有文字。开工大捷，队员们甚是激动。

回到驻地的农家小院，大家呼啦啦地吃完了午饭，不约而同地取出发现的卜甲残片，进行清洗，辨认文字。雷兴山首先辨认出01号上有5个字，为“周公贞叔卜”，字口还涂有红色的朱砂。周公很可能就是西周时期赫赫有名的周公旦，因为从甲骨上“周”字的写法是“田”下无口，属于早期形态。若此，对确认该遗址性质及一些学术问题具有很重要提示意义。

雷兴山说：“公”这个字，为象形字，王队长的解释最为合理。原来王所长长期留有美髯，平时也时不时地爱捋一下自己的胡须。某天，他顿悟须下有口，正是男子的特点，“公”不正是如此写法吗？遂后，雷兴山打电话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曹玮先生说：“曹老师，你太厉害了”。因为曹所长早在周公庙遗址重大发现以前，就根据文献



资料，并结合考古材料判断这里是周公的采邑。

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消失后，田野工作结束了，但我们的工作并未结束。一回驻地，就开始清洗卜甲片，接着把当天发现卜甲数量、文字字数进行统计，并电告西安的王队长和远在北京的徐天进教授，以获取下一步工作的指示。

此后，每天电话汇报卜甲字数成了发掘工作的一个惯例，大家称之为“每日战报”。这一时



刻，是我们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每一片卜甲，就如同一枚奥运金牌，每日我们统计甲文字数时，就好像在刷新奥运奖牌排行榜。这时候，一天的劳累似乎浑然不在，丝毫不觉，心中只有对第二天的渴望。

每当我们整理完当天的发掘成果，安排好第二天工作事宜时，多半已至午夜时分，整个小山村早已进入梦乡，周围一片静谧。

考古不同于挖宝，但是渴望发现更多的甲骨依然是每个人强烈而美好的心愿。自始至终，我们心情随着卜甲出土的多少而潮起潮落。某一天出土的卜甲多了，大家就兴高采烈，认为是好兆头，来日仿佛必有大收获；相反，某一天要是未出一片，不见一字，大家的情绪马上显得低落，甚或颇有沮丧之感。人心不足，可见一斑。隔三岔五的，史师便带两年轻技工去周公庙里烧上几柱香，祈求周公这位大智大圣保佑我们有更大收获。真也奇怪，每次上香之后果真会出不少卜甲。我们并不迷信，也非故弄玄虚，不过心有所欲，虔诚如斯。

加强业务学习，始终是周公庙考古队干部与技工工作之外的主旋律。为了让技工们理解我们的想法，严格落实既定的发掘方案，就应提高技工的

业务能力。为此，我们经常利用晚上或雨天的时间，给技工讲课。讲课的内容大到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小到标签该如何填写。同时，结合工地上遇到的各种问题，讲如何观察迹象、判定关系、分析问题等，强调用脑来发掘。一段时间后，参加发掘的李宏斌、任涛、王云峰、史高峰等技工，发掘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就连史浩善师傅也感叹自己进步了不少，他常勉励年轻技工说：“能有几个技工，面对面听北大教授讲这么多课啊”！

我们没有报纸、没有电视、甚至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但整日里大家始终感觉其乐融融。现在周公庙考古队的技工，不仅能科学地发掘居址、墓葬，而且还学会使用电脑、电子全站仪、GPS等高科技仪器。想一想，半年前有些技工连电脑都没碰过，现在居然能熟练使用电脑，这中间的变化有多大呀！正是因为大家自始至终的满腔热情和勤奋学习，而且有王占奎、徐天进两位考古队领导胸罗全局的指导，才使得我们工作的科学性得以保证。

初夏的天气虽非酷暑，但亦是炎热难当。吃着每天不超过4元的饭菜，拿着不足600元的工资，没有节假日，没有交通工具，天天头顶烈日，徒步近1.5公里的山路，上工下工，晚上还要忍着蚊虫的叮咬，常常工作至深夜，这就是我们周公庙考古队的技工们的工作写真。

史浩善年近八旬的老母病重，他仅是靠电话了解病情，说工地工作十分紧张，只是嘱爱人悉心照顾。母亲病危，他匆匆赶回家时，老人已不能语，十分钟后，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那种痛苦，痛彻心肺，那种遗憾，终难弥补！那一天，正是甲骨坑发掘完毕的第二天。在周公庙，史浩善的工资并不高，外地好几个考古工地，高薪聘他，他都放弃了。他觉得自己干考古几十年了，遇上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发现不容易啊！

我们的干部也是长期呆在工地，抛家弃舍。他们不能与亲人相聚，他们不能照顾老人、孩子，心中的内疚，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就是我们周公庙考古队考古人的工作精神。

随着卜甲越来越多的出土，对其进行初步清理与保护的工作也随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决定请陕西省考古研究的文物保护专家吴天才副研究员来作这一工作。吴教授（工地同志对吴的习惯称呼）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86年时

转行到省考古所搞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曾参与过许多重要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他到工地了解完情况后说：“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压力大”（这句话现已成为周公庙考古队的经典用语）。于是，我们便让技工跟着吴教授学手艺。白天吴教授干，晚上技工们从工地回来后接着干。在显微镜下的清理工作，使得周公庙考古队多了几分现代科学的味道。

多少次、多少天、多少个星期，在工地，分析、讨论、会诊、判定各类迹象，编号、登记、照相、绘图记录各种遗物的出土状况。在驻地，清理卜甲、统计字数、照相、对图、修改记录。就这样，每天重复着几乎程序化的工作，生活有时单一得近乎枯燥，毕竟我们还没有达到“快乐考古”的最高境界，烦恼与忧愁也不时袭来。但最后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绩，得到了领导、专家的认可。发掘期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焦南峰所长来工地检查工作时说：平常，这么大的发掘面积，清理这样一个灰坑，最多给你们一周的时间，1000元的经费就够了。这次有这么重要的发现，你们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只管细致地做好工作就是了。王辉、曹玮、朱凤瀚、葛英会、张懋镕、吴镇烽等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先后来工地考察、观摩，对



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葛英会先生，对我们甲骨文字的整理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领导、专家的肯定，点燃了大家发掘更多文化宝藏的希望，鼓舞了我们在块奇珍荟萃之地去寻觅新的宝藏。

应特别提及的是，我们在周公庙的这一段工作，得到了宝鸡市和岐山县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县博物馆的多名同志参与了甲骨坑的发掘工作，与

我们一道品尝了欢乐与艰辛。

四 丰硕的成果

经过73天仔细、认真的发掘，至6月7日，清理工作结束。在甲骨坑H1、H2以及现代水渠中共发现卜甲700余片，其中有刻辞者83片，初步辨认出文字近400个。

对这些珍宝价值的估测，普通的公众总是愿意将它换算上货币来衡量。经常有人问：“你们挖的这些东西究竟能值多少钱？”。就在我们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上海拍卖了一批商代甲骨文。若比照上海的拍卖价格，那么周公庙这批卜甲应值2亿人民币！但我们深知，这些珍贵文物永远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周公庙遗址这批西周甲骨文的出土，无疑是西周考古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在此发现之前，西周甲骨文仅在周原等7处遗址发现，除周原外，其余各处均为零星发现。关于西周甲骨研究大多依托周原凤雏宫遗址内的出土资料，然而种种原因，使得这批资料存在某些缺陷，诸如出土环境不明，层位不清，甲片过于碎小，各家文字摹本不尽一致等，所以由此得出的某些结论并不一定可靠。而此次周公庙所获卜甲，不仅出土背景清楚，而且片数较大，许多还可以进一步拼对缀合，便于整体观察。通过初步整理，我们发现以往一些认识，诸如钻凿形态、刻辞行款等与此次出土卜甲的特点并不完全相符。同时，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并未被前贤提及。此次出土的一些近乎完整的卜辞，对证经补史、解决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皆具重要意义。

对周公庙考古队员而言，这一阶段的重要收获还有一项，那就是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我们一道欢笑过，一同忧愁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种情意使人终身难忘。

（种建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助研

雷兴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副教授）